

典藏纪念版

绾青丝

下

波波 著

绾青丝，挽情思，任风雨飘摇，人生不惧。

浮生一梦醉眼看，海如波，心如皓月，雪似天赐。

你自妖娆，我自伴。永不相弃！



NLIC29708042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典藏纪念版·

唯妙（90）日声闻五生明

新书热卖，诚邀你光临——著名作家签名售书

1月14日

新书热卖，诚邀你光临——著名作家签名售书

新书热卖，诚邀你光临——著名作家签名售书

1月14日

绾青丝

波波 ● 著



NLIC297080424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绾青丝 / 波波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500-0223-4

I. ①绾… II. ①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08732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 330008

电 话 0791-86895267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缪青丝

作 者 波 波

责任编辑 张 越 矢 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1000mm

印 张 88

字 数 1485千字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18.00元 (全三册)

ISBN 978-7-5500-0223-4

赣版权登字 05-2011-16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卷 绝胜篇

第01章 抓周	003		
第02章 祭日	013		
第03章 表白	022		
第04章 尚仪	027		
第05章 失踪	031		
第06章 惊悚	035	第16章 饮宴	084
第07章 婚礼	040	第17章 宫禁	090
第08章 牵魂	045	第18章 记忆	095
第09章 邪降	050	第19章 分裂	101
第10章 机锋	055	第20章 身份	105
第11章 疯子	060	第21章 领尸	110
第12章 师徒	065	第22章 化蝶	116
第13章 失魂	070	第23章 追究	122
第14章 气怒	075	第24章 地牢	130
第15章 雅王	080	第25章 两难	135
		第26章 诱供	140
		第27章 玛哈	147
		第28章 祖训	152
		第29章 断线	157
		第30章 虫尸	161
		第31章 怨灵	168
		第32章 借钱	175
		第33章 图腾	180
		第34章 破阵	184
		第35章 偷袭	189
		第36章 被掳	193
		第37章 火焚	197
		第38章 合魂	204
		第39章 回府	209
		第40章 水落	214
		第41章 石出	218
		第42章 因缘	223
		第43章 丧亲	230
		第44章 争执	235
		第45章 财富	242

- 第46章 公主 · 246
第47章 狼烟 · 252
第48章 帝伤 · 258
第49章 逼宫 · 263
第50章 错过 · 270
第51章 醉吻 · 277
第52章 拿人 · 282
第53章 诽谤 · 291
第54章 家法 · 298
第55章 抽丝 · 306
第56章 幻镜 · 313
第57章 断发 · 319
第58章 纸鹞 · 326
第59章 沉沦 · 333
第60章 砸镜 · 339

- 麻匪录 寄风华
第61章 醒悟 · 347
第62章 上书 · 352
第63章 帝归 · 358
第64章 深谋 · 364
第65章 宫变 · 371
第66章 纠缠 · 379
第67章 大定 · 385
第68章 避祸 · 390
第69章 访友 · 396
第70章 螺语 · 405
第71章 支出 · 410
第72章 茶壶 · 419
第73章 谋杀 · 425
第74章 分家 · 431
第75章 出殡 · 438
第76章 婆婆 · 443
第77章 骇闻 · 450
第78章 绑架 · 458
第79章 擦肩 · 462
第80章 间谍 · 467
第81章 炮灰 · 472
第82章 救星 · 477
第83章 囚居 · 485
第84章 厨娘 · 490
第85章 安生 · 496
第86章 禁咒 · 500
第87章 计诱 · 506
第88章 三魂 · 511
第89章 宿主 · 517
第90章 仪式 · 522
第91章 冥界 · 526
第92章 追兵 · 533
第93章 海战 · 539
第94章 日出 · 545

目录 Contents



第四卷
绝胜篇

生子氣登過風雨閣，露出冬顏秋色。哭笑人一轉，里脊背弓離此并受牽連。
寒點溫熱？寒心！一念方寸折，直不辨良惡。才不深執使全好。青苔虫菴弃，輕云
一飄，深以身勞。一念歸因昇天子。卦說是命賜福壽，劍指神云，玉軒常伴蒼山。
如此，了此後不計也。科名水達，人們或論好壞，送詩舞賦，所議量土共故，同文附

第01章 抓周

“生子”一脉的承傳，是蘇翁飛挑張环手双，前事中烟消。

那大王，只說還想，待下天在那公道上，他云：‘誰有了不惑中如？’

再者不曉得如何？御香爐空葉平斯望，朝朝天成大。之輩，天子倚重而坐公。

日本太上，這般一加意，來了一頭急譽難，如今的被感，又煩惱，更是一

悶一悶，或者抱到她有病，這時便知大毒，而那只是只聽，他知有人言，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天知是虛虛地，出一星暉，長的春。

這時最是一年春好处，絕勝煙柳滿皇都。”

這時，天子曰：‘汝其安人，進子大財，一朝之喜，不惟近之，是甚。’

玉雪山的雪还没有化，山下却已带上了蒙眬的春色。我撩起马车的窗帘，望着

窗外的景色，凉风夹着雨丝从窗外扑打在脸上，脑海中浮出韩愈这首《早春呈水部

张十八员外》，怔怔出神。一年没有下山，这京师繁华如故，它不像人的心境，不

因为哪一个人的消失变得苍凉荒芜。

“娘……”怀中的诺儿软软地唤我。我放下窗帘，低头亲了亲他粉嫩的脸颊，
对他微笑。我的诺儿今天满周岁，老爷子在侯府为他举行抓周礼。天墨国的男人一生有三个重要的仪式，满月摆宴、一岁抓周、十六岁成人礼。诺儿的满月宴我错过了，抓周礼却不能再错过，即使我还在守丧期间，即使我再不愿意离开玉雪山、离开云峥。

我遵照云峥的心愿，将他葬在玉雪山上，傲雪山庄内。很久很久以后，我都觉得玉雪山上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梦。梦醒时，就像以前他把我从噩梦中唤醒一样，我还会被他拥入那温暖安全的怀中，看到他温柔抚慰的目光。然而，诺儿是真的，冥焰是真的，云峥不会再在我身边，也是真的。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云峥走后最初那段日子我是怎样过的，只记得大殓那天，山上来了很多，很多熟悉的或陌生的面孔。但我都分不清他们是谁，他们跟我讲话时，我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看着我的云峥，看着他苍白的脸和紧闭的双目，心里的痛在漫延。我知道，纵然我再痛苦绝望，这双眼睛也永远不会再睁开温柔地看我了。





云峥安详地躺在棺椁里，好多人在哭，我却流不出眼泪。我的泪已经流干了。云峥，我答应过你，我会好好活下去。可是你不在，谁能治好我的心痛？棺盖缓缓地盖到棺椁上，云峥的脸渐渐被棺盖挡住，消失在我的视线中。突然意识到，这一刻之后，这世上最爱我、最疼惜我，对我最好的人，我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我疯了似的冲上前，双手死死地抵住棺盖，心慌地嚷：“云峥、云峥，你起来，你起来呀……”我以为我可以坚强，可以信守对你的承诺，可是我做不到，我伪装不了坚强，我控制不了心痛。云峥，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你怎么可以丢下我……

心里的痛在扩大、扩大，无边无际的痛楚似乎要将我吞噬。我以为我不会再流泪，可是眼角又有湿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流下来，天地间霎时一片猩红。有人来拉我，有人在惊叫，我只是死死地扑在云峥的棺椁上，一声声唤着我亲爱的云峥。脑后蓦地被人重重一击，眼前的血红变成了黑幕，意识渐渐飘散。我听到有人叫，“叶丫头”、“少夫人”、“大嫂”、“姐姐”、“花花”、“荣华夫人”，甚至“雪儿”，是谁？我都不想管他……因为再也没有那声我愿意为之醒来的“叶儿”了。

云峥，我想去找你，不管在天堂还是地府。你别生我的气，让我任性这一回，诺儿有爷爷、有小叔，他们会照顾好他的。云峥，带我走吧，不管你去哪里，化成了风还是云，请你带我一起走……

可是，人有着身体的枷锁，飞不到灵魂想去的地方。你是多么不想走，可你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我是多么想去找你，可是我的灵魂挣不开这逐渐恢复神志的身体。渐渐地，我能感觉到有人在帮我诊脉，有人给我喂药，只是我，却不像上次产后出血你守在旁边的时候，那样努力想睁开眼睛。我想更深深地沉寂在黑暗中，想在黑暗中找到你的光亮。

直到我感觉到，一个温暖的小小的身体趴在我身上，开始哭。

心蓦地一抽，我的诺儿……我睁开眼睛看着诺儿，出生后我只看过一眼的诺儿。他趴在我的胸前，好奇地望着我，居然停止了哭泣。眼前隔着一层微红，心里喜悦并疼痛抽搐着。诺儿和云峥，太像太像，虽然他还那么小，可那脸部的轮廓、眉清目秀的样子、清澈的眼神、专注的神态，几乎和云峥一模一样。我抱住他，号啕大哭，再也不肯松手。云峥，你执意不肯带我走，是因为你知道，诺儿将会是我的救赎，是不是？

我在每个夜深人静时想你，反反复复温习和你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在已经不再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后，我才开始感谢而不是怨恨老天，才终于明白老天待我不薄，他不能给一个人的幸福太多。

在上一世，我见过那么多夫妻，或同床异梦、或反目成仇、或分道扬镳，或者，也不过是生活上的伴侣而已，锅碗瓢盆、磕磕绊绊、争争吵吵，有多少人真心为爱厮守一生？在这一世，稍有钱势的男子，也多是三妻四妾。要我去跟一堆女人抢一个不能完全属于自己的男人，我做不到；今天对我情深义重明天又去和其他的妻妾卿卿我我，我受不了。而云峥，他的心，那么无瑕无价的一颗心，居然是完全属于我的，何其有幸，我是他的初恋和唯一。

从一曲泪下的心意互通，到坦陈身世的理解包容，面对朝堂江湖，我们携手并肩，他为我遮风避雨，哪怕是我未说出口的一个愿望，他都费尽心力帮我完成。我昏迷中，他忘我呵护，愿意和我同生共死；而他走了，却只愿我好好地活下去。除了他的病，他从未让我生气、伤心，就算在他病中，他也总是怕我担忧，独自隐忍着苦痛，不愿我为他冒险。

我叶海花，一介平凡女子，曾经有夫如此，夫复何求。

我和他一路，只有美好，没有遗憾。或许是有幸，如果没有冥焰的黑龙玉，没有促使我来到沧都的一切遭遇，我不会遇见他；也或许是不幸，如果我能早一点遇到他，他能早一点解蛊，或者我生产后没有大出血，人生会不会有不同？可惜的是，人生没有如果，我的问题也永远没有答案。

但我知道，我不孤单，也永远不会孤单。他在我心里，永远若初见时那么飘逸，跟缠绵时一样真实，如相视时一般鲜活，似乎一伸手，我就能摸到他清俊温和的面容，拉住他微凉纤长的手指。不需要再为他的病担心，我轻轻地跟他诉说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告诉他诺儿成长的一点一滴。想着和他相处的朝朝暮暮，他化风伴我的真诚诺言和美丽谎言，和他一起的戏谑调笑，他对我的温存爱怜。我经常含着微笑睡去，只是醒来，不知何时，泪湿枕巾。

“姐姐，侯府到了。”小红见我抱着诺儿怔怔发呆，轻声唤我，我回过神来。小红是老爷子接到京城的，大概是怕云峥走后我想不开，想让个我熟悉的人陪着。我不得不承认，老爷子对我其实还算是不错的，并没有因为我失去了利用价值就轻贱我。诺儿的奶娘伸手，想把他从我怀里抱过去。诺儿死死地勾着我的脖子，不依地轻嚷：“娘，抱抱，娘……”

诺儿刚刚开口说话没多久，现在还只能说一些单个的词。记得第一次听到他嘴里叫出“娘”的时候，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害我被小红唠叨了好久。我安抚地拍

着诺儿的背，对奶娘道：“没事，我抱他。”

“可是少夫人的眼睛……”奶娘担忧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笑了笑：“我抱着诺儿，你们扶着我的胳膊就好了，又不是一点儿都看不见。”

我的眼睛，在云峥下葬那天，流出血泪。醒来后，眼里始终笼罩着一层蒙眬的红色，看什么都红蒙蒙的一片。我的视力渐渐变得很差，别人离我很近，我才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他们大致的模样，离远了就只能看到一个人影，像是深度近视患者。如今傅先生又成了我的诊治大夫，替我医眼睛，可是也仅仅只能控制住视力不再变差而已。

下了车，云义迎上来：“少夫人辛苦了。”

我笑了笑，在小红和奶娘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步上台阶，抱着诺儿往里走。侯府今儿想必请了不少客人，只是我实在是看不太清楚，只好保持着合宜的微笑，凭着声音对向我施礼的人点头示意，不至于失礼。还没走到中庭，爷爷就迎了出来，声音有丝激动：“叶丫头……”

我笑了笑：“爷爷……”低头轻声对怀里的诺儿道：“诺儿，叫太爷爷！”

诺儿撇了撇嘴，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抬眼看到老爷子满脸期待的表情，我继续轻声催促他。诺儿张开口，片刻才发出两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太、爷……”老爷子的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了。我心里有些愧疚，老爷子年纪大了，心里肯定是很想多亲近一下诺儿的，可是我不愿意住在侯府，只肯待在玉雪山上。老爷子没有因为我眼睛不方便的理由把诺儿留在侯府，我心里一直感激他。我低下头，看着诺儿，柔声道：“诺儿，让太爷爷抱抱，乖……”诺儿微微挣扎了一下，不依地抱着我的脖子。我轻声哄他：“乖，太爷爷最疼诺儿了，让太爷爷抱抱……”诺儿不动了，乖乖让我把他递到老爷子手上。老爷子手足无措地抱起他，眼睛又湿了。

“爷爷，进屋去吧，仪式准备好了。”老爷子身后响起安远兮的声音。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脸在我的眼中红蒙蒙的。“大嫂！”他的声音听不出起伏，想来脸上也是没什么表情，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表情，我现在也看不清了。“小叔。”我点点头，微微一笑，把手递给小红。老爷子见小红扶着我，轻声道：“丫头，你的眼睛好些没？”

“还好，没有继续恶化。”我笑了笑，不想谈论我的眼睛，“爷爷，进去吧。”

天墨国人很重视抓周礼，孩子满周岁，意味着平安地度过了人生路上第一个



春夏秋冬，所以要大肆庆贺，何况是云家这样的豪门，加上诺儿又是个丧父的早产儿，他平安健康地迎来周岁，对云家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

诺儿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新衣裳，腰上系了象征长寿的璎珞佩饰。我看不清他衣服的颜色，眼前仍是红蒙蒙的一片，仍能感觉到他新衣的颜色应该很鲜艳，绣着牡丹和福寿的图字。供了神，我对着神位祈愿，愿我的诺儿能平安健康地长大，一生顺利，无惊无险。

抓周的物品摆了一桌：文房四宝、刀剑弓箭、官帽、书册、元宝、算盘、玩具、糕点糖果、胭脂水粉、首饰……老爷子将诺儿放在“眸桌”前，让他抓取桌上的物品。诺儿在桌上好奇地扑打一阵，抓起了一把小银剑。前来观礼的亲朋们纷纷说着讨喜的话，什么“前程远大、安邦定国”之类。我坐在椅上，淡淡一笑。我的诺儿，娘亲不指望你以后文治武功，你能一生健康平顺，才是你爹爹和我最大的心愿。

老爷子倒是对诺儿抓到剑很满意，抱着他走到主位上坐下，朗声道：“今天老夫邀请各位前来观礼曾孙云诺的抓周仪式，是想当众宣布一件事，从今儿起，云诺就是永乐侯世子，待老夫百年之后，即可承袭老夫的爵位。”

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道喜，我的面前也拥来不少人，说着“恭喜荣华夫人”、“恭喜小世子”之类的话。我只觉得眼前好多人影晃来晃去，有些头晕。唇角泛起一丝苦笑，我早知道老爷子是这个心思，他跟我提了几次，都被我搪塞回去，没想到他还是执意当着众人把这个决定说出来了。我幽幽一叹，以后，我和诺儿的平静生活，只怕要被打破了。

抓周礼行完，来祝贺的客人还要饮过酒宴，才会带着回礼离开。我实在没有精神再应酬那些场面，以身体不适为由，带了诺儿回房休息。推开我和云峥的房门，一年多了，没有主人居住，房间里依旧干净得没有一丝灰尘。我的手轻轻抚过家具上我剪贴的福字，想起去年那个时候，我拿着福字倒贴在云峥的胸口，喉咙一哽。闭上眼睛，等眼中的水雾消散，感觉诺儿在我怀里兴奋地扭着小身子。我低头看他，见他指着妆台的方向，瞪大眼睛，“娘，娘……”

我看不到他指着什么，看了小红一眼：“小红，诺儿要什么？”

小红没有出声，过去拿起妆台上的东西，走到我俩面前：“姐姐，是两个娃娃。”

诺儿欢喜地一把抱住，胖胖的小手戳上了娃娃的脸。我的胸口蓦地一阵抽搐，怔怔地看着诺儿手里的两个娃娃，正是去年除夕我送给云峥的结婚娃娃，以为平静

下来的疼痛，又一丝丝漫延出来。

“宝宝……”诺儿把“小峰”举到我面前，开心地笑，“娘亲，宝宝……”，“不是宝宝。”我摇摇头，痴痴地看着“小峰”，轻声道：“诺儿才是宝宝，这是爹爹。”从诺儿开始说话，我就教过他说各种各样的称呼：娘亲、姐姐、爷爷、叔叔……却从来没有教过那个词——爹爹。我怕他学会了叫爹爹，却找不到那个可以温柔应他的人。

“宝宝……”诺儿坚持着自己的叫法，专心致志地玩娃娃，我别过脸，一阵心酸。小红在旁边道：“姐姐，你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我陪诺儿玩。”

我摇了摇头，这个房间充满了我和云峥甜蜜的回忆，你让我如何能平静地休息？一会儿，宁儿进来说老爷子来看我，我赶紧站起来，老爷子已经进来了，见状赶紧道：“丫头，快坐下。”

奶奶抱了诺儿出去，诺儿手里抱着娃娃，也不再黏着我不松开，乖乖地任奶奶抱走。老爷子等人都出去了，才笑着对我道：“丫头，你难得下山，就在侯府多住几天吧。”

“爷爷……”我抬眼看他，他坐在软榻侧面，我勉强能看清他的五官，“我……”

“我知道，你舍不得峰儿一个人在山上，可你是诺儿的娘亲，云家的当家主母，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山上。”老爷子认真地看着我，温和地道，“你守丧期也快满了，等峰儿的周年祭过了，就搬回来住吧。一家人，这样长年分住两头，也不是个事儿。丫头，回来帮爷爷管管家，爷爷也好享几天清福……”天墨国的守丧期只需一年时间，与我前世的古代略有不同，只是，一年也罢，三年也好，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能安安静静地住在傲雪山庄，陪着云峥，守着诺儿长大成人，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我心里也明白，老爷子不可能让我一直在山庄住着，老爷子的身子最近也是越发不好。他本也是个有病的人，云峰走了，老爷子的伤心不会比别人少，但他是男人，是一家之主，不可能像我这样任性而为。

“爷爷，小叔现在不是挺能帮你么？我一个妇道人家，眼睛又不好使，不给您添乱就好了，还能帮您做什么？”我微笑道。安远兮当初在绣庄当总管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能做事的，老爷子现在已经把很多生意上的事都交给他在打理，据说他也胜任有余。这一年来，充分发挥出他在经商方面的才干，处理事务的能力让几位执事都没闲话好说。

“可是诺儿才是世子，而你是他母亲。”老爷子摇摇头，“诺儿现在还小，你这当娘的要为他多担待一些，我这老头子还能照看这个家几年呢？到底还是要你挑起来才成……”

我的头开始痛起来，有些走神。老爷子其实是满意安远兮的办事能力的，表面上看起来对他也很信任、很疼爱，可是心里对他庶出的身份还是有些疙瘩吧？再加上上一代那些纠葛，老爷子不肯将云家的大权交给他。可是，我就有管理云家的本事么？莫说我一个半瞎的人，又无心理事，即便是当初我一切安好时，可能也不如现在的安远兮吧？如果老爷子让安远兮当家，不是皆大欢喜的事么？我落了个清静，安远兮也能发挥长才，老爷子更不用担心他百年之后谁会威胁到诺儿的地位。明明可以平平和和地过去，为什么要把局面弄得这么难搞？揣测半天，老爷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但他这么做总有他的用意。他精明了一辈子，唯一看走眼的大概就是当今圣上了。

“丫头？”老爷子见我半天没反应，出声唤我，我回了神，听到他说，“这件事儿就这么决定了……”

“什么？爷爷？”我茫然地道。老爷子怔了怔，叹道：“丫头……”我顿时反应过来，知道老爷子说的什么，笑了笑：“好，等守丧期满，我就搬回来住。”我不能太自私了，老爷子还能看诺儿多久呢？而我，对云峥的怀念，不会因为住不住在傲雪山庄而减少半分，到底，是我太偏执了。

“好好。”老爷子像是长舒了一口气，看着我的眼睛，半晌，温和地道，“丫头，你这眼睛，傅先生说淤血早已经散了，按说早该好了才是，怎么你还是看不清？”

是么？原来不是我的眼睛看不见，而是我的心不想看见吧？或者我下意识里一直在逃避，逃避那些必须担负起的义务和责任。老爷子走后，金莎他们几个跑来看我。几个孩子又大了些，可能这一年里经的事多了，都不像以前那么唧唧喳喳的，性子渐渐沉稳起来。孩子们陪诺儿玩了一会儿，诺儿开始犯困了，我让奶娘抱他去睡觉，几个孩子也懂事地告辞。房间里安静下来，无边的沉寂似乎要将我淹没。我站起来，小红立即过来扶住我：“姐姐，你想去哪儿？”

“外面的雨停了吧？屋里有些闷，我想去园子里吹吹风。”我轻声道。小红赶紧给我披上锦裘，扶我出门。走到园子里，坐到池塘水榭的美人靠上，椅子有些凉，小红赶紧道：“姐姐，我回屋给你拿两个垫子，你别乱走。”

我笑了笑，我能走到哪里去？侧身趴在美人靠的椅背上，脸贴着手背，闭着眼

睛，感受着雨后湿润的空气，觉得胸口闷闷的感觉渐渐消失了。身旁似乎来了人，我没有睁开眼，轻声道：“小红，垫子拿来了？”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人没有应我，我轻声道：“快拿过来呀。”

“大嫂，是我。”耳边响起安远兮的声音。我怔了怔，睁开眼睛，望向出声的方向，蒙眬的眼中显出一个蒙眬的身影。我转身坐直身子：“是小叔啊，我还以为是小红回来了。”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他不出声，只是站在原处。我半晌没听到他开口，脸转向他：“小叔有事？”“哦，巧七将大嫂送去换弦的吉他送来了，我送过来给你。”安远兮像是才回过神，将手中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他递到我手里的吉他，摸索着将吉他从琴套里取出来。前段时间我发现吉他的弦断了两根，让人送去巧七那里换弦，想是今儿听说我下山给诺儿举行抓周礼，就把吉他送来了。我的手抚上琴弦，摸索着调音，试了试换好的弦，没什么问题。我笑了笑：“有劳小叔了。”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姐姐……”小红回来了，见了安远兮，声音有些冷，“见过二少爷！”

他没理会小红冷淡的态度，只对我欠了欠身：“大嫂，我走了。”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我点点头。小红见他走远了，才愤愤地道：“姐姐，这死呆子来干什么？”

“他把拿去换弦的吉他送过来罢了。”我笑了笑，“别呆子呆子地叫他，他现在是侯府的二少爷，身上也没呆气了。”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

“我管他是谁？他就算当了皇帝，也是个没心没肺、薄情寡义的东西！”小红撇了撇嘴，将垫子铺到椅子上，让我换了座，又道：“随便支个人都可以把吉他给姐姐送过来，要他来无事献殷勤，非……”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

“小红！”我警告地看了她一眼，她听出我语气里有责备的意思，悻悻地住了嘴。我淡淡地道：“这里是侯府，别随便说些惹祸上身的话。”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她没有出声，想来心里还不服气。我幽幽一叹：“你回房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

小红别别扭扭地走了，我抱着吉他，无意识地望着前方发呆。清风拂面，我感到脸上溅了几点冰凉。又下雨了？额前的发随着风悠悠地轻颤，我把手伸出去，感受那随风飘荡薄雾般的雨丝。云峥，是不是你回来了？是你回来看我么？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雨水渐渐将我的手浸湿，指尖冰凉刺骨。“姐姐！”手被人抓住，气结地用衣袖擦去我手臂上的雨渍，“姐姐，你怎么这么不顾惜自个儿的身子？”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

我微微一笑，任他把我冻得有点发红的手捂在掌心里：“冥焰，我没事。”安远兮一惊，想起一早因偷听武侯与尚子来他看着我，皱着眉头，闷声不语，只顾着帮我搓手。我笑了笑：“冥焰，你今



儿又学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弄得诺儿的抓周礼都迟到了。”

一年前，他和莫修齐被人莫名其妙地追杀的事，云家也没查出什么，那两个忍者从此也销声匿迹。冥焰住在傲雪山庄后，云峥让铁卫们教冥焰学一点防身术，原意只是想让冥焰有点事可做，并不指望他真能学成一身好武艺，因为他学武的年龄毕竟已经过了。没想到冥焰竟然很聪明，铁卫们教给他的招式，他看一遍就会了，打起来有模有样的。铁卫们都说是练武的奇才，可惜内力这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拥有的，除非有内力深厚的高手或者精通医理的人帮助他打通任督二脉，可以一夕之间获得内力。我对这种传说中的事不太相信，有次特意问了问傅先生，没想到傅先生早就对冥焰的聪慧天资大感兴趣，替他诊脉摸骨之后，更是欣喜若狂，非要收冥焰做徒弟，说只要冥焰答应，就帮他打通经脉，提升内力。能有这等好事，我求之不得。冥焰就这样拜了师，每天除了练功，还跟着傅先生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自此才知道，原来傅先生不仅仅是医术过人，还会一些旁门之术。再一深想，又恍然，如果傅先生不是会这些旁门之术，又怎么有本事压制云峥的蛊毒呢？老爷子能把傅先生这样的奇人收为己用，也算本事了。

“对不起姐姐，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我去看过诺儿，他还在睡呢。”冥焰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笑道，“姐姐，今天师父教我‘随口禅’，可有意思了。”他的性格这一年来倒是渐渐开朗了，可能学了些本领，恢复了一些自信，人也可爱多了。

“随口禅？是什么？”我有些讶异地道，“傅先生还通佛理么？”
“不是指那个啦，随口禅是一种小法术。”冥焰兴奋地道，“简单来说，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我无意中说你今天会捡到钱包，然后你在路上果然捡到了，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神奇？那不是心想事成的法术吗？”我有一丝激动，抓住冥焰的手，“那，能不能让云峥复生？”

冥焰的笑容僵在脸上：“姐姐……”

“不能？是不是？”我的笑容也僵硬了，“对不起，是我糊涂了……”

“姐姐……”冥焰的眼神满是担忧和抱歉。我收回手，落到吉他的琴弦上，发出轻微的闷响。冥焰转开话题，“姐姐，我还从来没听过你唱歌呢。”

“你想听吗？”我看了他一眼。冥焰点点头，坐到我身边。我的手拨响了琴弦，琴音在风声中低泣呜咽。云峥，谁都知道，你不可能再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异想天开。

白色陌生的街，凛冽的风模糊了一切。
雾在窗边在心里在眼角间泛起，无法辨识冷冷的夜。
窗外飘落着雪，越来越远所有的感觉。
没有温度没有你没有了思念，所有火光都已熄灭。
雪缓缓飘落而夜黑仍不停歇，这是个只属于放弃的世界。
漫天的风霜都成了我的离别，我的心冷得似雪。
风吹过脸上我颤抖那么强烈，眼泪是散落在风中的冰屑。
漫天的风霜里爱恨都被忽略，说再见在异国的夜。
是在这个季节，拾起一片落叶，在那白色的街，你让我心贴。
也是这个季节，心像断了的线，不想再要聚散圆缺。
雪缓缓飘落而夜黑仍不停歇，这是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漫天的风霜都成了我的离别，我的心冷得似雪。
风吹过脸上我颤抖那么强烈，眼泪是散落在风中的冰屑。
漫天的风霜里爱恨都被湮灭，说再见在异国的夜。

云峥，我的爱。没有你的世界，依然运转；没有你的我，依然活着，只是，心空了，被你带走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你，把我的心归还给我，把我的心空填满？